

司马说古人之一

孔子外传

司马非马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孔子外传

司马非马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外传/司马非马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4

I.孔... II.司... III.孔丘(前551~前479) -
传记 IV.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6249 号

孔 子 外 传

司马非马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

(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-87873533 邮编:100068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宏飞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30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

ISBN 7-80680-210-X/I·129
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101118)

目 录

第 一 回	季子霸桥授业	仲尼陬邑归宗	1
第 二 回	孔丘破译古简	阳虎空留烧豚	27
第 三 回	宋凤刁难快婿	孔丘误说风情	44
第 四 回	齐公冒雪访孔	晏子借桃杀英	65
第 五 回	公子猎场歃血	臧孙酒店偷欢	88
第 六 回	宋凤留连鸡苑	鲁公败走阳州	112
第 七 回	季孙假传卦意	姜姬暗递私情	129
第 八 回	秦邈计中有计	师展一误再误	146
第 九 回	仲尼逃亡齐国	晏子误导景公	169
第 十 回	孔子遭逢老子	庚桑泄露天机	198
第 十 一 回	鲁公他乡客死	孔子阙里归来	226
第 十 二 回	季孙父子倾轧	阳虎兄弟夺权	249
第 十 三 回	孔子重操旧业	颜回见黜荆妻	275
第 十 四 回	子路穷追国贼	高柴计捉奸臣	305
第 十 五 回	齐公劫盟夹谷	鲁相力堕三都	333
第 十 六 回	仲尼见逼于匡	南子招摇过市	357
第 十 七 回	孔子荣归故国	哲人遗教千秋	377

第一回

季子霸桥授业 仲尼陬邑归宗

鲁国大夫孔梁纇去世已一周月了，鲁国都城曲阜东南六十里外的尼山脚下，孔氏祠庙院内气氛凄凉。孔梁纇的未亡人施氏与七岁的孤儿孔宁，各披一身重孝，一前一后拾级而上。孔氏祠庙正殿之内，正中供着孔氏先祖微子的枣木塑像，塑像之后七八个神主牌位一字儿排开，最右边的牌位上面写着：“孔梁纇”三个古篆，墨色犹新。

施氏领着孔宁行到孔梁纇的牌位之前，默立片刻，俯首弯腰，正要行拜见之礼，冷不防听见身后的孔宁道：“娘，阿宁想预先为自己设一块牌位。”

施氏听了，忿忿然扭头对孔宁道：“胡说！”孔宁撅着嘴道：“怎么就是胡说？上次我同爷爷一起来祠庙的时候，看见爷爷预先设了牌位，我问爷爷：为什么不给阿爷和阿宁也预设一块牌位，爷爷说阿爷的牌位要等阿宁来设，阿宁的牌位要等阿宁的儿子来设。结果我还没来得及给阿爷设牌位，阿爷就走了。万一我将来不生子，那谁来给阿宁设牌位呀？”

施氏闻言大怒，伸手给阿宁一个嘴巴，吼道：“胡说！孔氏怎么会无后！”阿宁欲哭，见母亲勃然，没敢出声，却忍不住掉了几滴眼泪。

当日稍后，孔府议事厅内，孔府总管公西不害从门外入，向施氏拱手道：“夫人唤我有何吩咐？”施氏道：“太老爷、老爷相继去世，孔府内外各项事体都因办丧事而搁置，如今老爷去世已经一月，各项内外事体皆须着手整顿起来。”公西总管道：“夫人

说的是。只是不知夫人的意思，是要先从哪些事体下手？”施氏道：“阙里山庄，除老爷之外，孔府里并无他人使用。少爷长大之后，或许也用得着，不过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如今既无人用，可着人去通知凤老，将山庄关闭。”公西总管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不过，……”施氏道：“不过怎样？”公西总管道：“凤老自从卸去总管之职，一直住在山庄，关掉山庄之后，夫人打算如何安置凤老？”施氏道：“凤老自从卸去总管之职，并无所司，只是陪着老爷里外走走而已。如今老爷既已不在，孔府里并无用得着凤老之处。凤老在孔府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也不会亏待他，自会遵孔府之例给予赡养之费，令其回乡养老。”公西总管道：“夫人想得周到。”

说罢，稍一犹豫，又道：“老爷生前在山庄盘桓之日，曾与山庄下人颜七的侄女颜鸾有染，如今颜鸾诞下一子，适才满月，不知是否便于搬迁，也不知是否有地方可去？”施氏闻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颜鸾那野女人与她那野种与孔府有何干系？”公西总管吞吞吐吐地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不过，颜鸾前年没了父母，来投靠看庄的远房叔父颜七，不料颜七又不幸……”施氏不耐烦地挥一挥手，截住公西总管的话道：“我就是看在颜七为孔氏效死的份上，格外慈悲为怀，才让那野女人与她那野种在山庄里勾留这些时日，你难道不知？”公西总管听了，不敢再作分辩，连声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小人糊涂，小人糊涂！”施氏道：“那还不快去！”公西总管拱手唯唯，正要跨门槛而出，却又被施氏唤住。

公西总管道：“夫人还有别的吩咐？”施氏道：“方才叫你去阙里山庄，现在一想，恐怕是要你这总管亲自去一趟，总管手下的人或许不能了事。明白了吗？”公西总管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”

次日午后，凤老与公西总管话别后回到厨房，见颜鸾一身缟素，正在灶前忙碌。颜鸾抬头看见凤老，问道：“公西总管走

了？”凤老点头，稍一迟疑，又道：“岂止是公西总管走了，你和我都得走了。”颜鸾闻言不语，过了半晌方才问道：“夫人叫凤老回孔府？”凤老摇摇头道：“老爷既已不在，孔府里已用不着我，怎么会叫我回孔府？”颜鸾道：“那叫凤老去哪？”凤老道：“阿鸾不必替我担心。孔府有规矩，但凡从总管职位上退下来的人，都会给予一笔不错的赡养费，有了这笔赡养费，不愁衣食。我家中尚有子侄，也不愁膝下无人照顾，我倒是替阿鸾担心。”颜鸾道：“夫人不能容我，这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老爷曾给我留下一笔钱，我盘算过一下，足够在霸桥一带买下一所茅舍尚有剩余，或可供我母子二人维持三五年生计。我虽然一无所长，女工却还做得，也能找些针线活儿做，贴补家用。”凤老道：“如此便好。”说罢，顿了一顿，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真不料小少爷如此苦命。”颜鸾听了，不禁泪如雨下。

颜鸾一身缟素，背负婴儿，向立在门口的凤老拱手话别，离山庄而去，不移时到了通往尼山的三岔路口，颜鸾略一迟疑，慢慢走上山来。山顶是一块宽敞的空地，空地的尽头有一座破败的庙宇，庙宇之后是一片葱郁的松林。颜鸾穿过荒草掩盖的石径，跨进殿门，在灰尘扑扑的供案前立住脚，两眼直视空缺的神主席位，不禁流下泪来。颜鸾默默地立了一回，退后一步，磕了三个头，低声道：“谢尼丘山神保佑，颜鸾平安诞下一子。颜鸾遵守前次诺言，已将儿子取‘丘’为名，‘仲尼’为字。孔丘不幸生而丧父，但愿尼丘山神再施神力，保佑孔丘日后归宗孔氏，必令孔丘重新修复尼丘祠庙，光复先前风采。”说完，又默默站了一回。

七年之后，时值初夏，霸桥村外，风和日丽。几个六七岁儿童在草地上戏闹。忽然，两男童扭做一团，大打出手。两三回合之后，个头较小者被个头较大者按倒在地，个头较大者骑在个头较小者身上，抡起拳头，照着个头较小者面门便打。不料，拳头

尚举在空中，人却被推得仰天一交。把他推倒在地的，是一个个头更大的男童。这童子上身着一件青灰单衫，下身穿一条深黑短裤，脚下一双草鞋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被他推倒在地的童子，大声喝道：“原壤！你怎么就会欺负比你个子小的，有种的就跟我来玩玩！”原壤从地上爬起来，往地上吐口唾沫，忿忿地道：“我原壤没种？你孔丘有种？你孔丘是个野种！”孔丘道：“谁是野种？你才是野种！”原壤道：“我有爷有娘，我怎么会是野种！”孔丘道：“就你有爷有娘？我难道就没爷没娘？”原壤道：“你说，你爷是谁？”孔丘道：“我爷死了。”原壤又吐了口唾沫，道：“死了？死了也得有个名字呀！”孔丘道：“我爷叫孔梁纥。”原壤道：“你别逗了，孔梁纥是城里孔府的老爷，怎么会跟你扯上关系？”孔丘道：“你胡说！”原壤道：“你才胡说！不信你到城里孔府去看看，孔府老爷虽然死了，还有个少爷叫孔宁。你爷要是孔府老爷，你怎么不跟孔宁一起住在城里的孔府？”孔丘听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”原壤道：“你用不着问是谁说的，反正谁都这么说。”孔丘听了，不再回话，忿忿然扭头奔郕邑方向而去。

郕邑孔府大门门前，青砖照壁前，旗杆上飘一猩红锦幡，幡上绣一金黄“孔”字。孔丘正在孔府大门前张望，一匹白马到孔府门前停下，孔宁滚鞍下马，恰好与孔丘打个照面。

孔宁问孔丘：“你是来找翠翠的吗？”孔丘摇头道：“谁是翠翠？”孔宁道：“翠翠就是公西总管的女儿，她早上告诉我，下午她乡下远房的弟弟会来找她。”孔宁说罢，见孔丘一脸不解，又道：“你既然不知谁是翠翠，当然不是来找她的了。那你究竟来找谁？”孔丘支吾道：“我不找谁，我谁也不找。”孔宁道：“谁也不找？那你在我家门口转悠干什么？”孔丘道：“这是你的家？”孔宁听了，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不是我的家，难道还是你的家？”孔丘道：“你家里有个叫孔宁的吗？”孔宁听了，又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就是孔宁，孔宁就是我。”孔丘道：“你爷叫孔梁纥？”孔宁

道：“我是孔梁纥的儿子，孔梁纥当然是我阿爷。”孔丘听了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信。”孔宁道：“你凭什么不信？”孔丘道：“我阿爷才是孔梁纥！”孔宁听了道：“你也姓孔？”孔丘点头。孔宁问：“你阿爷也死了？”孔丘又点一点头。孔宁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孔丘道：“你知道了什么？”孔宁道：“你就是那个孔丘。”孔丘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孔丘？”孔宁得意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不仅知道你叫孔丘，我还知道你就是我的那个庶弟。”孔丘问：“什么叫‘庶弟’？”孔宁道：“庶弟就是庶出的弟弟。”孔丘道：“什么叫‘庶出’？”孔宁道：“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我像你这么大时也不懂，等你长大了你才会懂。”

孔丘摇头不语，两滴眼泪夺眶而出。他虽然听不懂孔宁的话，却依稀感觉到原壤并没有胡说。孔宁见孔丘哭了，慌忙哄道：“快别哭，庶出也没什么不好，咱们的祖先微子也是庶出，你知道吗？”

孔丘尚未回答，施氏疾步从孔府大门走出，孔宁见是施氏，用手对孔丘一指，道：“娘看是谁来了？”施氏抬眼望一望孔丘，扭头对孔宁说：“我怎么知道这孩子是谁？”孔宁道：“他就是孔丘。”施氏听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孔丘？哪个孔丘？”孔宁道：“就是那个庶出的孔丘。”施氏闻言，勃然大怒，上去给孔宁一个大嘴巴，喝道：“胡说乱道！”孔宁不服，道：“不是我胡说乱道，是凤老总管这么说的。”施氏道：“宁儿还敢胡说！凤老总管早已不在府中，宁儿什么时候听得凤老总管这样说！”孔宁道：“凤老总管的家就在陬邑南门之外，宁儿常跟翠翠一起去凤老总管家玩耍。”施氏听了道：“哦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以后不许再去！”孔宁点头。施氏恨恨地道：“你听凤老总管说了些什么，给我如实说来！”孔宁道：“凤老总管说，阿爷要是不死，一定会纳阿鸾为妾。”施氏喝道：“胡说！凤老总管又不是你爷肚子里的蛔虫，他怎会知道！”说罢，略一停留，又恨恨地问：“凤老总管还说了些

什么？”孔宁道：“就说了这么多，没再说别的。”施氏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既然凤老总管只说了这么多，那庶出的话，你从哪听来？”孔宁道：“爷爷说，夫人所生，叫嫡出；妾所生，叫庶出。阿鸾既然是阿爷的妾，阿鸾所生的孔丘，难道不就是庶出的孔丘吗？”施氏伸手指着孔宁的头，忿忿地道：“你阿爷没有妾，你阿爷只有个野女人。你再敢称那野女人生的野种为庶出，娘就撕烂你的嘴！”孔宁吓得倒退两三步。施氏说罢，怒气冲冲转过头来找孔丘时，却见孔丘早已跑了。

光阴荏苒，孔丘已是个十一二岁的童子，一身衣褐，腰系麻条，足蹬草鞋，眉目清秀，精神饱满，左手牵一头水牛，右手执一根柳条，一边走，一边唱道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一位老者，须发皆白，身着一袭青灰长袍，背负一张琴，跨一匹蹇驴，从板桥另一头慢腾腾走了过来。

老者与童子即将相遇之际，孔丘急忙把水牛牵过一边，垂手而立，给老者让道。老者见了，脸露喜色，对孔丘笑道：“小子知礼。”孔丘闻言称谢。老者见了，更加开颜，低头将驴勒住，问孔丘道：“方才你唱的那首歌，是谁教你的？”孔丘道：“我娘。”老者听了，稍一诧异，道：“你阿爷何在？”孔丘道：“早已下世。”老者摇一摇首，发一声感叹道：“你可是姓孔？”孔丘道：“正是。敢问老先生何以得知？”老者不答，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孔丘道：“名丘，字仲尼。”老者听了，又发一声感叹道：“那曲子也是你娘教的么？”孔丘道：“不是。我娘只教我识那辞句，曲子是我自己信口胡诌而成。”老者微笑道：“拍节协调，胡诌得很好。”孔丘听了，又俯首称谢。老者道：“你可愿意跟我学琴？”孔丘闻言，喜道：“我自是喜欢，不过，须先回家问过我娘。”老者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知你家在何处？想必离此地不远？”孔丘用手中柳条向前一指，道：“就在前边那银杏树之后。”老者

道：“我这就去问你娘可好？”孔丘道：“好！好！老先生请。”

数株高大粗壮的银杏，阳光自树叶缝隙间透出，洒在一片石板地上。石板地的尽头是一道柴门，两扇大门敞开，里面是一幢简陋茅舍。孔丘把水牛在门边的一根木桩上拴好，然后扶老者下驴，将老者引进柴门，喊道：“娘！我引了一位客人来。”屋内女子道：“你哪来的客人？”声音刚止，颜鸾从屋内走出。老者举目一望，见颜鸾头缠一块青绢巾，左手握着一领绿丝衣，右手捏着一根针线；看上去大约三十出头，轮廓姣好，身段俊俏，只是颜色有些憔悴，眼神显得忧郁。颜鸾看见孔丘身后的老者，吃了一惊，责问孔丘道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礼！随便带生人来家中？”孔丘尚未回答，身后的老者向前迈了一步，拱手道：“娘子请息怒，是老朽冒昧求见，与仲尼无关。”颜鸾见老者如此说，只得拱手还礼道：“不知老先生因何见访？”老者微笑道：“老朽方才在板桥之上听见仲尼唱曲，顿挫合拍，抑扬协律，颇具习乐之资。老朽有意收之为徒，故令仲尼引见娘子，讨个许可。”颜鸾道：“尼儿顽钝，承蒙老先生夸奖，实不敢当。”老者道：“老朽雅好音乐多年，收过的徒儿不下数十，还从来不曾看走过眼。”颜鸾略一迟疑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虽是极好，只可惜尼儿无此福份。”老者道：“娘子缘何如此说？”颜鸾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家境贫寒，缴纳不起学费。”老者道：“娘子既然如此豪爽，老朽也就不说虚文客气话，老朽早已心知。不贫寒，岂会如此年纪便出来放牛？老朽不过觉得仲尼天资聪颖，弃而不学，委实可惜。老朽虽不富有，却也不愁衣食，这学费自然是免了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颜鸾沉吟片刻道：“忘了请老先生进屋坐，失礼得很。”颜鸾说罢，让到一边，请老者进屋。

颜鸾请老者在客席坐下，问老者：“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府上何处？”老者道：“称我南官季子便好，出处微贱，不足挂齿。方才听仲尼所唱之辞，语意高雅不凡，料仲尼家道如今虽然

清贫，其源必然有自，不知娘子与陬邑城内之孔府如何称呼？”颜鸢不答老者所问，却反问道：“南宫老先生自称‘出处微贱’，然雅谥音律，料其源亦必有自。听说‘南宫氏’与‘仲孙氏’本是一家，不知南宫老先生与仲孙大夫孟武子如何称呼？”老者听了，大吃一惊道：“娘子避居乡野之地，却如何稔知南宫氏与仲孙氏的关系？”颜鸢淡然一笑道：“先父在时，为仲孙大夫看管庄园。”老者缓缓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话说到此，颜鸢与老者皆略显尴尬。孔丘恰于此时双手捧一青竹托盘而出，盘中一个陶碗，盛着热气腾腾的浆汤。

一晃又是三年。夕阳在山，树影在地。霸桥西山之侧，南宫季子的寓庐。柴门之外，数株桧柏。柴门之内，一条青石小径，两行槐树夹道。一排五开间的圆木平房，一阵琴声悠扬由房内传出。孔丘自柴门入，行至石阶之下，立足垂手，口称：“夫子！”琴声渐止。门内传来南宫季子的声音道：“进来！”孔丘进门，向南宫季子行礼。南宫季子双目微闭，盘坐在几案之后，案上一张七弦琴，身后一扇柞木屏风，屏风上刻着：“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，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，不知乐者不可与言政。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道备矣。”孔丘问：“夫子传唤弟子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南宫季子缓缓问道：“你跟我学琴多久了？”孔丘道：“三年又三月整。”南宫季子嘴角微露笑意道：“很好。记得如此真切，说明你用心深刻。”孔子俯首称谢道：“多谢夫子嘉奖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三年为时不能算短，你于音乐想必已有些心得？”孔丘稍一迟疑道：“无奈弟子愚钝，虽经夫子精心指点三年，实无心得可言。”南宫季子听了似乎一怔，睁开眼睛问道：“我听你演奏‘南风’、‘大章’、‘咸池’、‘韶’、‘夏’，无不节奏严谨、顿挫合拍，声音悠扬、余韵深远，倘若毫无心得，怎能如此？”孔丘道：“弟子以为但凡能‘审声以知音’，便可以做到‘节奏严谨、顿挫合拍’，但凡能‘审音以知乐’，便可以做到

‘声音悠扬、余韵深远’。不过，音乐既然以‘审乐以知政’为目的，能够‘审声以知音’与‘审音以知乐’，不过是略知皮毛而已，谈不上是有所心得。”南宫季子听了，喜形于色道：“我不曾教你那屏风上的字句，不料你竟无师自通，可见你委实资质过人，不同凡响。不过，想要做到‘审乐以知政’，却不是能从琴上学会的。”孔丘问：“弟子敢问如何方能学会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想要做到‘审乐以知政’，非读书不可。”孔丘道：“弟子家中有一册字书，那字书上的字，弟子都已认识，却怎么还是不能‘审乐以知政’呢？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字书虽然也可以算是‘书’，却只能教人认字，不能令人有识。”孔丘问：“什么样的‘书’能令人有识呢？”南宫季子从几案后站起身来，推开左手边的房门，对孔丘道：“随我进书房里来。”

孔丘跟着南宫季子跨进书房的门槛，举目一望，只见四壁皆是书架，中央一张极长的书案，架上与案上竹简与木牍堆积如山，不禁惊讶万分道：“这么多的书！”南宫季子指点着书架与书案笑道：“并非是这么多的书，只是这么多的竹简与木牍。这些竹简与木牍加起来只不过是三部书。左边的竹简，记载上古历史，称之为《书》；右边的竹简，汇集历代诗歌，称之为《诗》；中间的木牍，刊录周代制度，称之为《礼》。读懂了《书》与《礼》，就能理解治国之道；读懂了《诗》，就能明白音乐之旨。能够融会贯通《书》、《礼》与《诗》，就不愁不能‘审乐以知政’了。”南宫季子说罢，见孔丘一脸惊喜之色，又道：“你的琴已经弹得不错，无须再经我指点。你若有志于读书，我愿收你为徒，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一一传授予你。”孔丘听了大喜，连连称谢。

数月之后，南宫季子正坐堂上弹琴，童子自外人，对南宫季子禀报道：“仲孙大夫在门外候见。”南宫季子手指不停，问道：“哪一位仲孙大夫？”童子道：“仲孙矍。”南宫季子停下手道：

“请他进来。”不移时，门外传来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叔父别来无恙？”声音方停，人已经进了厅门，拱手向南宫季子施礼。南宫季子抬头一望，但见仲孙矍发挽随意髻，身着黑底绣红绢袍，神情秀朗，须髯飘动。南宫季子拱手还礼，南宫季子道：“闻贤侄忙碌非常，今日如何得闲来此？”仲孙矍笑道：“仲孙氏的事情总要仲孙家的人去管，为侄的要不去忙，叔父何得如此清闲？”南宫季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已经改姓南宫，仲孙氏的事情当然是不用我管的了。”仲孙矍道：“叔父不想管自家的事，却爱管别人家的闲事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仲孙矍道：“听说叔父收了个弟子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开门授徒，难道不是管自己的事？怎么是管别人家的闲事？”仲孙矍道：“听说那弟子姓孔名丘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不错。”仲孙矍略一迟疑道：“听说这孔丘乃孔梁纥之遗腹子？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大事情看来还不够你忙，你居然还有时间来打听这些闲事。”仲孙矍笑道：“孔梁纥是叔父的忘年之交，叔父之学不传别人，专传这孔丘，难道是受孔梁纥之托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孔梁纥并不知孔丘之生，从何托起？孔梁纥不过告诉过我，他与颜氏之女野合而令颜氏有身，是我自己暗中寻访，得之于偶然。”仲孙矍大笑道：“受托已属管别人的闲事，不曾受托而自己暗中寻访，岂不更是管别人的闲事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贤侄今日来此，就为说这句笑话？”仲孙矍道：“我不日要陪同鲁公去朝见晋侯，如今晋国执政叔向对礼节一丝不苟。我对礼节不甚了解，为免出错以损国体，特来向叔父请教。”南宫季子冷笑道：“叔向也配讲什么礼节？叔向要是懂礼，还能让鲁公朝见晋侯？”仲孙矍道：“晋为霸主，鲁为陪臣，鲁国之君朝见晋国之君，势在必然，叔父何出此言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鲁国为公国，晋国为侯国，故以爵论，鲁为尊，晋为卑。鲁国之先为周公，晋国之先为叔虞，周公乃叔虞之叔，叔虞乃周公之侄。故以辈论，鲁为长，晋为幼。如果讲究礼节，就须遵守爵位之尊卑、

辈分之长幼。如果遵守爵位之尊卑、辈分之长幼，就只有晋侯朝见鲁公之礼，岂有鲁公朝见晋侯之礼？”仲孙矍道：“叔父向来通达，今日如何这般拘泥？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不是我拘泥，是我笑叔向这等腐儒拘泥。”仲孙矍道：“叔父既然明白这旧的礼节已经不合当今之世，却如何还传授与孔丘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我所传授的，不过是‘知’，并不是‘识’。教人知道什么是礼，并不等于令人遵守这礼。应不应该遵守这礼？那才是‘识’，而‘识’是各人对于所‘知’的自我反应，其实是教不出来的。孔丘将来如果主张守礼，与我南宫季子无关；孔丘将来如果主张不守礼，也与我南宫季子无关。那都是他孔丘自己的主见。”仲孙矍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仲孙矍说罢，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叔父以为孔丘人物入何品流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上上。”仲孙矍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人品端正，天资聪颖，好学不倦。”仲孙矍道：“人品端正，天资聪颖的人多得很。好学不倦，虽然难能可贵，也未必就能入上上这流品。叔父既以上上相许，孔丘必有过人之处。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贤侄之智，又见其进，难怪在外有‘智囊’之称。”仲孙矍笑道：“这孔丘既有过人之处，叔父何不明言？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贤侄何不自己猜一猜？”仲孙矍笑道：“这叫我从何猜起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什么事情是你我这等人不知其中滋味者？”仲孙矍略一犹疑，道：“贫穷？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贤侄果然善猜。”仲孙矍道：“然则孔丘过人之处乃‘贫而无怨’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再往上。”仲孙矍道：“贫而无谄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再往上。”仲孙矍沉吟半晌，方道：“贫而乐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不错。”仲孙矍听了，连连点头。南宫季子道：“只可惜……”南宫季子话到嘴边，欲言又止。仲孙矍从旁怂恿道：“可惜怎样？”南宫季子又一笑，道：“可惜有些迂阔。将来如果不能立功、立事，必然因此一失。”仲孙矍道：“既能好学不倦，又能贫而乐，虽有此失，必能立德、立言。”南宫季子沉默不语。仲孙矍道：“叔父既

知其失，却如何不点拨他，令其去之？”南宫公季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何尝不曾点拨他，只是此关天性，非人力所能移。”

一日午后，南宫季子坐于堂上。南宫季子问孔丘：“书快抄完了么？”孔丘道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皆已抄写完毕，《礼》还剩下一卷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很好。”说罢，略一停留，又道：“近一年来你疑问渐少，如今书又抄得差不多了，想必有些闲暇？”孔丘唯唯。南宫季子道：“古人有言：‘学而优则仕’，不知你可有此意？”孔丘道：“弟子也正这样想，以便分担家母之劳。只是弟子出身微贱，恐怕难有所成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听说鲁相季孙意如在曲阜设招贤之馆，明日举行落成庆典，将大开宴席，广招四方贤良有学之士。你何妨去一试？”孔丘道：“夫子既如此说，弟子敢不遵命。不过，……”南宫季子见孔丘面现犹疑之色，问道：“不过怎样？”孔丘道：“弟子虽然已经熟读《诗》、《书》与《礼》，于当今的政事却所知甚少，且大多出于道听途说，未知的确，所以不免心怯。”南宫季子听了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言之不为无理。当今的政事乃是由当今各诸侯国的史官负责记录在案。史官本有左右之分，左史负责记言，右史负责记事，如今大都已经混而为一了，比如，鲁国如今只有左丘明一人充任史官之职，人以‘左太史’称之。‘言’与‘事’这两类记录都存放在各诸侯国的文献馆中，外人无缘一睹，只有等当今的政事变成历史的时候，这些记录才会流传出来，由人汇集成《书》与《礼》这样的书籍。”孔丘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参予朝政的人，不是没办法知道当今的政事吗？”南宫季子听了，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却不尽然。如果有参予朝政的人，或曾经参予过朝政的人，愿意把当今的政事讲给你听，你不就能知道当今的政事吗？”孔丘听了，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夫子必定是曾经参予过朝政的人？”南宫季子不答，但道：“你有什么疑问，尽管问好了。”孔丘道：“弟子想知道的事情很多，不过今日只想知道季孙

氏和所谓‘三桓’，究竟与鲁公有什么样的关系。”南宫季子笑道：“问得好。既然是要去季孙意如的招贤馆，当然得先知道季孙意如是什么人。你可知道鲁国先君之中有个‘桓公’？”孔丘道：“听说过。据说桓公是在齐国被齐襄公谋杀的。”南宫季子道：“不错。桓公有子四人，太子即位为庄公，其余三人之子孙改姓仲孙氏、叔孙氏和季孙氏。因这三个家族都渊源于桓公，所以外人也通称这三家为‘三桓’。庄公死后经三传而至文公，文公死，公室衰而三桓强。时至今日，鲁公名存实亡，朝政旁落三桓之手。季孙氏三世为鲁相，其权势于三桓之中又最强，名副其实炙手可热。你若能得季孙意如赏识，何愁仕途不达！”孔丘道：“据夫子这么说，如今鲁国岂不是‘君不君，臣不臣’的局面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自文公经四传而至于今，如此局面为时已久。况且所谓‘君臣’，从来并非一成不变，今日为君者，明日未必就不降格为臣，今日为臣者，明日也未必不就升格为君。《诗》曰：‘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’，正是影射此意。你难道忘记这两句《诗》了吗？”孔丘道：“弟子不敢忘。不过弟子总不免想：长此以往，岂不是会天下大乱？”南宫季子道：“古人有言：‘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’。你年纪轻轻，出身寒微，当务之急，在于谋个出身。诸侯卿相的事情，留待往后再操心不晚。”孔丘唯唯，退出门外。

孔丘回到家中，颜鸾见孔丘举止迟缓，问道：“你莫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孔丘道：“没有。”颜鸾道：“你平素从南宫先生处读书回来，总是举箸如飞，狼吞虎咽，没有心事，怎会如此斯文？”孔丘道：“并非有什么心事，只不过略有些犹疑而已。”颜鸾道：“既有疑问，怎么不在南宫先生处问清楚了再回？”孔丘道：“鲁相季孙意如在曲阜设招贤之馆，明日落成，将大开宴席，广招四方有学之士。南宫先生令我前往一试。”颜鸾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既是南宫先生的意思，料想你的学识已经不差，你又何必犹疑？”